

今天是周五，本来说好的是我周日回岳母家的狂欢的日子，没想到，我刚进家，小姨子就来了。她来的目的我很清楚。

我的小姨子德琴。德琴今年二十二岁，长得细腰丰臀，此时正两手扶着床，叉开双腿，翘着雪白的大屁股，我站在德琴的屁股后面，鸡巴从德琴的屁股下面捅进去，在屁眼里进进出出。

德琴兴奋地呻吟道：「姐夫，你的鸡巴真粗啊！每次操我都操得我好舒服。」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向后耸动屁股好让我的鸡巴插的更深。

我双手从德琴的两侧胯骨绕过去，一只手抓捏着德琴的乳房，另一只手揪着德琴的穴毛，说：「怎么样，我的鸡巴粗吧？是不是比你男朋友的粗？操起来来是不是很舒服？」

德琴仰着头，闭着眼，嘴里不断哼哼着说：「真粗，姐夫，真的，你的鸡巴就是特别粗，而且还长，每次操我都把我的屁眼塞得满满的，这可比我男朋友的鸡巴好多了！」

我一面向前挺动，一面说：「德琴，你的屁眼好紧啊！夹得我的鸡巴麻酥酥的。真得劲」

德琴回答道：「那是因为姐夫的鸡巴太粗了，你再不射，我的屁眼真有点儿受不了！」

一会工夫，我们都气喘吁吁了。我更加疯狂地操着德琴，说：「德琴，我快射出来了。」

德琴也高声叫道：「我也不行了。」

我飞快地抽动着鸡巴，操尿时那特有的「咕叽、咕叽」的声音越来越响，我又抽插了几下，猛地全身一抖，鸡巴射了一股股的白浆，全部射在了德琴的屁眼里，德琴也哆嗦了几下，双腿一阵抖动，子宫深处流出了一些阴精。

此时德琴再也站立不稳，向前面的床上趴去，我也跟着趴在德琴的背上，大鸡巴仍然插在德琴的屁眼里，二人一动不动。

好一会儿，我的鸡巴已变小变软，从德琴的屁眼里脱落出来，德琴的屁眼因充血变得肥大，充血虽然褪了一些，但仍呈紫红色。

以德琴这个年龄来说，屁眼应该是闭合的，可是德琴的屁眼却是略略张开的，可能是我的鸡巴太粗的缘故，此时正从张开有小手指粗细的屁眼口向外流着白色的精液，顺着雪白的大腿流去。

我把手伸过去，揉着德琴的丰乳，说：「德琴，你说晚上我操你姐的时候，鸡巴还能不能硬起来啊？」

德琴回答道：「我看呀你的鸡巴肯定能硬起来，你的鸡巴又粗又大，我姐身体那么丰满，性情又那么骚，我要是男人，我都想操操她的尿。好啦！姐夫，你

是喜欢操我呢，还是喜欢操我姐？」

我忙说：「当然喜欢操你啦！你年轻，漂亮，身材又好，小屁眼又嫩又紧，我恨不得天天操你才好呢！」

德琴说：「是啊，姐夫，我也喜欢你操我，可是我答应过妈妈，结婚的时候必须是处女，否则早让你操我的穴了，现在也只能让你操我屁眼啦！」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要操屁眼呢？」

德琴说：「我看你和姐姐妈妈操穴操的很舒服，我也想和你们一起操，结果妈妈说我要想和你操的话，就只能让你操我屁眼。」

我说：「怪不得呢，每次操你的时候，你姐和你妈总是不让我操你的穴，原来是这样啊。」

德琴说：「姐夫，你想想看，咱们四个平时玩的时候，妈妈从来都不让你摸我的穴，只能给你看看，你现在知道了吧。上次你得痔疮的时候，妈妈怕你难受，就舔你的屁眼，后来妈妈才想到，你可以操我的屁眼呢！」

德琴又说：「等我结婚了，我的穴和屁眼还有嘴巴就可以等着姐夫你来操啦！想操哪就操哪，多好啊」

终于操完了德琴，我得再操操自己的老婆德芳。否则，姐妹俩因为操穴不均匀再打起来，我可受不了因为刚操完德琴，我没什么力气了，我只好平躺在床上，

德芳骑在我的身上，我们正采用69式互相舔着对方的阴部。

德芳今年二十四岁，长得也挺美，就是微微胖一些，她双腿跪在我的脸上，包子似的阴部正对着我的嘴，我左手揉着德芳左侧的肥嫩雪白的屁股，右手玩弄着德芳浓密的穴毛，说：「老婆，你的穴毛好像又多了。」德芳一边吸着我的鸡巴，一边说：「废什么话啊，连你操带德琴摸的，不长行吗！哎，你的鸡巴味道今天不对啊，是不是德琴来过了？」

我道：「是的，德琴下午来的，我们操完后，就让她回家了，省得让妈知道。」

德芳道：「嘿，这个小丫头，不是说好的是每周操她一次的吗，她怎么今天来了，对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出差，要晚上才能回来，怪不得德琴今天过来呢。」

我道：「是啊，不过，德琴现在屁眼的味道越来越好了，再操几次，应该就更好了。」

德芳道：「明天我出差，晚上回来再和你们一起操吧。明天你也别跟妈说今天德琴来的事，省得妈说她。」

我用手扒开德芳那二片紫黑色的阴唇，把手指头伸进去乱捅，一会儿，德芳的大肉洞里就变得湿漉漉，一滴粘液拖着长长的细丝从穴口滴落下来，我忙张开嘴接住。

德芳呻吟道：「老公，你不是最喜欢吃我的

屎吗？怎么还不吃呀？」说着把大肉屎死命地压向我的嘴。我张开嘴，把两片阴唇全部包在嘴里吸吮着，说：

「德芳，你屎里的味道比德琴的浓多了，太好吃了！」

德芳说道：「你每次舔我屎的时候，总是说人家的屎就一股骚味，我的屎真的很骚吗？」

我可是每天都洗屁股的。对了，你刚才操德琴的时候，没有舔德琴的穴吗？」

我笑道：「没舔德琴的穴，德琴一见我，就直接抓着我的鸡巴开始唆，我还没来的及舔她的穴呢，她就让我赶快操她了。」

其实，每个女人的屎里都有骚味，只不过你的比德琴的味道浓一些，而且不光是骚味，还有一点儿咸和酸，还有德琴屎里没有的一种特殊味道。老婆，你不是不知道，没结婚的时候我就喜欢舔你的屎，而且喜欢味道浓一点的。上次德琴出差，好几天都没洗澡，回来后我就舔她的屎，味道可真不错。」

德芳说道：「是啊，或许德琴的小吧，上次，我舔德琴穴的时候，我也觉得她穴里的味道很淡，哎，那你说，我妈的味道怎么样？」德芳一边说着，一边把屁眼在我的鼻子上摩擦着。

我笑道：「你妈的穴，其实也没什么味道，就是有点咸和酸。不过每次我舔

她的时候，她总是喜欢让我连她的屁眼一起舔。
当然还是我老婆的穴最好了，要不我为什么娶你啊？」

德芳说道：「是啊，上次我看见你舔我妈的屁眼来着，开始我觉得特恶心，后来，我看妈妈也舔你的屁眼了，我就更恶心了，你以前要操我屁眼的时候我都觉得屁眼太脏了，都不敢让你操，更不敢让你舔了。结果你和妈你俩都舔屁眼，搞的我一点兴趣也没了，本来那天是咱们三个一起操的，结果就成了你和妈操了。」

我说道：「是啊，你想啊，德琴还小，每次操穴的时候，她一看见鸡巴硬了，就要直接操一点前奏，一点乐趣也没有，你又不让我舔你的屁眼，你妈穴里的味道有不浓，我只好连穴带屁眼一起舔了。」

德芳说道：「后来我想起来，你得痔疮的时候，都是妈妈和我给你舔的屁眼，于是我也就想通了。你舔妈妈的屁眼也是因为爱啊，你知道吗老公，我和妈妈还有德琴都很爱你，爱一个人，舔你的屁眼，唆你的鸡巴都是因为我们爱你，就是委屈你了，等德琴结婚了，你就可以操她的穴了。」

此时德芳已欲火高涨，说：「好老公，别舔了，快点操人家吧，我挺不住了！」说着爬起来仰躺在床上，两条大腿向两侧大大张开，我扶着长长的肉棒，对准肉洞，「噗哧」一声就插了进去，开始快速抽动起

来。

德芳一边扶着我的腰，一边享受着快感，媚声说道：「老公，我就喜欢你的鸡巴，长长的，插进人家的屁里舒服极了，尤其是龟头每次都能顶到人家的花心上。」

我笑道：「那我就让你多来几次高潮！」

德芳双手抓着我的腰大声道：「老公，使劲操，再使劲，把大鸡巴都插到小妹的穴眼里……再快点……哎哟！舒服死了……」

一时间，屋里只有「噗哧、噗哧」的操屁声音，德芳不时地把大屁股抬起来去迎合我的抽插，叫道：「啊！死鬼，你的鸡巴太长了，都插进人家的子宫里去了……哎哟！我不行了，我要泄精了……快活死我了……」

这时我也使劲地抽插了几下，用大鸡巴头顶住子宫口，一阵抖动，射出了精液。

星期六，德琴的妈妈爱香正在厨房里炒菜。爱香今年45岁，是某大学的副教授，知识女性懂得保养自己，每天都坚持做锻炼和美容，因

此身段和容貌都很好，看上去也就在三十七、八岁差不多，只是屁股看上去略微有些肥大，但更增加了她的性感。

因为岳母家就我这么一个男丁，因此每个休息日，我们都要回来看看，这个

周末，德芳出差了，我只好自己来。

我来到厨房，用力吸了吸鼻子，大声说：

「好香，妈，你在做什么？」嘴上说着，手却悄悄地伸到爱香那肥嫩的屁股上拧了一把。

爱香娇嗔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大声说：「你和德琴一样是一个小馋猫，真讨厌。」说着捏了捏我的鸡巴说道：我把已经隆起的鸡巴顶在爱香的屁股上蹭着，又用手在爱香的屁股上摸了一把，说道「美人，我今天不舍得回家！我还要舔你屁眼呢。」

我话还没有说完，德琴就跑进来了，一把抓住我放在岳母屁股上的手说道：

「妈妈，姐夫，我有好主意了，一会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能好好的玩了。」

爱香被我摸得小穴里痒痒的，肉洞内已经湿润。听到德琴这么说，不禁穴里又湿润了很多。其实在我和德芳还没结婚时，爱香就已经被长得很帅的我给操过了，爱香一来觉得我年轻身体好、做爱的时间长，二来也对我的鸡巴特别喜爱。

我也觉得丈母娘表面上很端庄，可骨子里却骚浪得很，尤其是那多肉肥美的屁，无论是吃起来还是插进去都舒服。

我和岳母之间的秘密德琴德芳都知道，她们并不介意。

吃饭的时候，德琴建议大家把衣服都脱了，德琴道：「姐夫你坐在椅子上，

妈跪趴在桌子上，我在桌子底下给你舔鸡巴，你坐着舔妈的穴

和屁眼。「

岳母一听道「臭丫头，看来是得赶紧把你嫁出去了，现在要吃饭了，还惦记着你姐夫的大鸡巴呢，看来你呀，也是个小骚穴。」

德琴连忙解释道：「不是的，妈，我就不相信你不喜欢姐夫舔你。我姐夫坐在椅子上，正好上身在桌子上，你在桌子上用手和膝盖趴着，姐夫可以一边舔你的穴和屁眼一边给你和我喂东西吃。这样不是挺好的嘛。」

我一听，奇怪的问道：「这怎么喂啊？」

德琴道：「妈趴在桌子上，手是闲着的，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在桌子下面舔你的鸡巴，你可以夹菜给我吃啊，妈只要把屁股撅着让你舔就可以了，嘿嘿，你还可以往妈的穴和屁眼里放点菜呢，然后你再掏出来吃了，你说好不好玩？我这个主意不错吧。」

我和岳母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从来没有这么玩过，于是同意了。

岳母道：「这样好是好，可是你别给你姐夫唆射了，一会还有两个穴要操呢，别让你姐夫太累了。」

德琴高兴的说：「放心吧妈，我才不舍得让姐夫射呢，一会啊姐夫要操的不是两个穴，而是五个穴呢。」

我一听，心中一喜，暗道：难道还会再来三个女人？哇，一王五后，我还没玩过呢，平时尽在岳母家玩一王三后了。我正想着，鸡巴也不由的勃起了。

就听岳母道：「怎么是五个穴呢，你姐就是回来了，也是三个穴啊？」

德琴发现了我的鸡巴已经勃起，一把抓住，笑道：「妈，你看，我姐夫的鸡巴都硬了，嘿嘿，」说着，还拍了拍我的鸡巴道：「大鸡巴宝贝，乖啊，一会我好好的亲亲你，妈，是五个穴啊，你想啊，你的嘴巴，穴和屁眼还有我的嘴和屁眼不都可以让姐夫操吗？这不是五个穴是什么呀？」

岳母一听，不服气的说道：「这是五个洞，也不是五个穴啊。再说了，嘴也不能是穴啊，除非你的嘴是穴嘴。」

德琴乐道：「嘿，妈，你想啊，哪次操穴的时候，姐夫把咱们的嘴当嘴了？把屁眼当屁眼了？不都是完全当成穴了嘛，鸡巴插穴是正常的

，可是鸡巴插到嘴和屁眼里来，那就是嘴和屁眼也是穴啊，对不对啊？姐夫

「说着，狠狠的掐了我鸡巴一下。

我一痛，赶紧说道：「是啊，妈，德琴说的对，只要鸡巴进去的地方，那都是穴。」

岳母一听，生气的道：「好啊，你说妈妈的嘴是穴，屁眼也是穴，好小子，

你等着吧，呆会啊，我非把你鸡巴夹断才行。」

德琴一听，连忙插嘴：「妈，你把姐夫的鸡巴给夹断了，咱们以后怎么活啊，还指望姐夫的大鸡巴操咱们呢啊，再说了，我姐也不同意呀。妈，你也不舍得，是吧。」

岳母听完，道：「好啦，好啦，快脱衣服吧，再不吃饭，饭就该凉了。」

德琴道：「脱就脱，我看呀，咱妈不是怕饭凉了吧。」

岳母边脱边笑道：「你个小骚穴，是啊，再不脱衣服，我的穴里的水就流出来了，你姐夫就吃不上了，不就白瞎了吗。」说完已经把衣服全脱完了，趴在了桌子上。

德琴这时也脱完衣服了，一边摸着岳母的穴一边说：「姐夫，你看，妈真的流水了。恩，我也尝尝」说着，就把舌头对岳母的屁眼和穴上舔了过去。

岳母赶紧躲了一下，说道：「德琴，你别舔，这是给你姐夫准备的，你还是去舔你姐夫吧。」

德琴不情愿的说：「妈妈真偏心，都给姐夫不给我，姐夫，等会我舔你鸡巴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给我喂吃的啊，要不，小心我咬鸡巴。」说完就钻到桌子下面了。

我此时已脱完衣服坐在椅子上了，看着德琴跪在桌子底下吮着我的鸡巴，桌

子上岳母的大白屁股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抱着岳母的屁股，就把舌头伸了过去。

我在上面舔着岳母的穴和屁眼，下面小姨子舔着的鸡巴，真是享受啊，要是德芳也在的话，多好啊，她可以躺在桌子上让妈舔她的穴和屁眼，一想起来，我的鸡巴就更硬了。

我一边舔着岳母的穴和屁眼，一边王里面塞点饭菜，再把饭菜给扣出来，伸到桌子下面喂给小姨子吃。过了一会，德琴喊道：「妈呀，我的膝盖和嘴都酸了，妈，咱们换换吧。」

岳母道：「换就换」说着和德琴换了位置。

德琴趴在桌子上，因为德琴的屁眼小的缘故，我不能把很多饭菜塞到她屁眼里，也就只好舔着她的屁眼。岳母抓着我的鸡巴道：「哎呀，德琴，你怎么舔的啊，怎么你姐夫鸡巴上一股菜油味啊」说着就舔了起来。

德琴道：「嘿，妈。姐夫一边喂我，我一边唆姐夫的鸡巴，鸡巴能没有味道吗？你感觉怎么样啊？」

岳母道：「恩。开始不习惯，现在好多了，加了菜油的味道，唆起来就更舒服了。味道真好。」

我道：「妈，你要是再流水怎么办啊？」

岳母还没有说话，德琴从桌子上递过来一盘鲍汁给我，说：「说，妈，你在流水，就哪它接着，一会给我姐夫吃。」

岳母道：「这个方法不错，这样一点也不浪费。」说着，把盘子从我手里接了过去，放在了自己的跨下。

看着岳母跪跨在盘子上，唆着我的鸡巴，德琴的翘翘的屁股在我眼前晃动，粉嫩的屁眼一张一合，我的鸡巴就更硬了，我腰一使劲，把鸡巴猛的向前一冲，一下子插到了岳母的嗓子眼中，岳母赶紧把鸡巴拔出来道：「死大威，你要死了，就算要插嗓子眼，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家伙，你这一插，差点把我插吐了。」

我正要解释什么，德琴抢着道：「哈哈，妈，我正晃屁股挑逗我我姐夫呢，哈，怎么样，厉害吧。」

岳母骂道：「你个小骚穴，现在就学着勾引男人，以后怎么办啊？」

德琴道：「妈，咱们发过誓的，咱们除了让我姐夫操之外，不能让别的男人操的，你忘记了？我要是勾引，也是勾引我姐夫啊。」

岳母道：「得了吧你，要不是你姐夫不能娶你，我早让你姐夫给你开苞了，省得你现在就天天惦记着你姐夫。」

德琴道：「妈，还说我呢，你不也很想我姐夫吗？哎呀，妈，姐夫咬我屁眼。哦，真舒服。」

我不想听了，因为两个女人说话，我的鸡巴就没事干了，所以我咬一下德琴，是想让她们住嘴，果然这招见效了。两个女人不

再说话，专心的享受着这场饕餮美食。

一会的功夫，岳母毕竟年纪大了，总是跪着也受不了。于是我就让她出来了，让她和德琴并排趴在桌子上，我一边舔着岳母的穴和屁眼，一边用手指在德琴的屁眼里抽插。随着两个女人高潮的来临，我分别又吃了她们的爱液。

再她们高潮过后，大家才正式坐下来吃饭，德琴坐在我左大腿上，岳母坐在我右大腿上，我的双手穿过她们的脊背，抚摸着。

由于我双手要扶着她们，自然也就没办法夹菜吃了。德琴和岳母就轮番的给我夹菜，菜汁不断的滴在我的胸前、小腹和鸡巴上，德琴和岳母就抢着给我舔干净了。

德琴喂我的时候，岳母就爱抚着我的鸡巴，岳母喂我的时候，德琴就爱抚着我的鸡巴，时而母女俩也接吻。

喝酒的时候，德琴开始一口一口的把酒含在嘴里，再喂给我，岳母见了，也开是效仿，不知不觉中，以接吻的方式大家都喝了很多酒。

德琴是从我的腿上滑落，开始疯狂的一会舔着我的睾丸，一会舔着岳母的穴，有好几次，我都险些把岳母给摔下来。

当两个人又重新做好的时候，德琴在深情吻完岳母后，摸着岳母的乳房对我

说：「姐夫，真的谢谢你。你知道吗？每天能让我们舔舔你的鸡巴，舔舔你的屁眼，我们就很知足了。」

我赶紧道：「德琴，别说了，以后我会常回家的。」

岳母打断我的话道：「真的，大威，上天让你来我们家，真的是对我们眷顾，我们都爱你，非常爱你，不惜为你做任何事，操穴是爱你的一部分。你的鸡巴大，是你天赋，今晚德芳回来，你就给德琴开苞吧，赵家的规矩是人定的，也是人改的。昨天，我就对德琴说过了，我们都是你的女人，随便你怎么玩，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今天晚上德芳回来，咱们举行一次结婚仪式，我们母女三个都是你的老婆，忠贞不二的老婆，然后，你就给德琴开苞。」

德琴高兴的从我腿长跳了起来，搂住我的脖子和岳母的脖子，激动的道：

「太好了，妈妈，谢谢你，你终于对姐夫说了，从今晚起，我就

是姐夫的女人了，终于可以让姐夫操我的穴了。」

我感动，除了感动，还有什么能做的呢？鸡巴依然是高高的翘着。

这顿饭吃的好漫长啊，终于大家都吃完了，岳母和德琴也都安静了下来，只是我的鸡巴还是高高的翘着。岳母把盛着淫水的盘子也拿了出

来，我正要接，岳母说道：「大威，这个你别吃了吧，德芳晚上回来，给她留着吧。」

我一听，也不在反对。

吃完饭，我们回到客厅的沙发上。

岳母端了点水过来，吃了很多爱液，又喝了很多啤酒，我的尿意越来越浓。

我起身去卫生间，由于鸡巴一直勃起着，想顺利的尿出来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

德琴看到我去卫生间去了很久，也就跟着进来，看着我勃起的鸡巴对着马桶，
德琴问道：「姐夫，你干妈呢？」

我道：「我想尿尿，鸡巴一直硬着，不好尿，尿不出来。」

德琴蹲下身子，仔细的看着我的鸡巴，用手在鸡巴上爱抚着说：「姐夫，我帮你吧，」

边说边抚摸着我的鸡巴。

我道：「本来就尿不出来，你在摸摸，就更尿不出来了。你先出去吧。」

德琴不愿意出去，喊道：「妈，快来啊，我姐夫尿不出来了。」

岳母闻听，赶紧跑来了，看着我的样子，大概是明白了，道：「德琴，你先别摸鸡巴了，让你姐夫镇定一下，就尿出来了。」

可是过了一会我还是没尿出来，岳母急了，

道：「大威，别尿了，去客厅吧，我给你吸出来。」

我一听，赶紧道：「妈，没事，我自己慢慢来吧。」

岳母一瞪眼，娇声道：「没事，你上次痔疮还不是妈给你舔好的吗？总憋着也不好，来吧。」

到了客厅，我躺在沙发上，岳母和德琴轮番的吸着我的鸡巴，终于在岳母的努力下，尿开始一点一点的出来了，岳母见到自己的努力见效

了，高兴的轻轻的把每一口吸出来的尿咽了下去。

德琴看到后，着急了「妈，让我也吸吸，我也要尝尝姐夫的尿。」

于是，德琴也开始咽下我的尿，第一口的时候，德琴险些吐出来，看着妈妈满足的样子，德琴还是很小口的细细的咽了下去。不一会，我

的尿就全被她们吸完了。

德琴道：「妈，我刚才喝我姐夫的尿的时候，我觉得不习惯，现在觉得听好喝的。」

岳母只是摇头笑笑，指着自己的嘴巴，原来，她嘴巴里还有尿，没有舍得咽完，留了一点在细细回味。

德琴此时也明白过来，搂住岳母的脖子，把嘴唇凑了上去，两个人边接吻，边品尝着尿液，尿液混杂着口水从她们的唇间流

出，喝完后，

有相互的舔了对方身上剩余的尿液。

德琴高兴的说：「妈，姐夫，我现在在一尝，真的很好喝啊，真的想再要点，我感觉我高潮要来了。」

说完，用自己的手掌在自己的穴上开始抚摸起来，一会的功夫，德琴吼叫了几声，高潮了。德琴把手掌拿出来，岳母和她一起舔着德琴的爱液，德琴更是把穴凑到我的嘴上，我也兴奋的舔着德琴的穴。

德琴舔完手上的爱液后，道：「姐夫，真不错，我又发现了，我现在喝你的尿都可以高潮了。嘿嘿，真爽啊。」

岳母听道，说道：「是啊，以后，咱们四个睡在一起，大威就不用起夜了，想尿尿的时候，我们就给你吸出来。」

我把岳母抱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一只手揉捏着爱香的双乳，一只手轻揉着两片大阴唇，一会儿，整个穴就湿透了。

我对德琴说：「德琴，你看妈多骚，出了这么多水。」

德琴笑嘻嘻地也在爱香的肥胖的大尻上摸了一把说：「妈，我姐夫刚才不是舔了你好几次高潮了吗，你怎么还这么多水啊。是不是我姐夫

好多天没操你了？你才骚浪成这个样子。今天就让我姐夫好好操操你！」

爱香呻吟道：「你们两个小鬼头就会折磨妈，你以为你喝你姐夫的尿有高潮，

难道我就没有啊？我们快到床上吧，先操一次，等你姐回来

，咱们还得举办仪式呢！「

德琴看着我，说道：「好，咱们现在上床去」

我搂抱她们来到爱香的大床上，我望着两具白白的身体说：「快，我要舔穴。」

德琴和爱香异口同声地说：「还要舔我俩的穴啊？刚才才

舔完啊「我分别在两个雪白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说：」刚才舔的现在不算，我给你俩先来个热身，谁要是表现不好，我一会儿就少操她几下。「

德琴和爱香不情愿地并排跪在床上，各自翘起雪白的粉臀。只见德琴的屁股小而圆，两片阴唇薄薄的，屁眼小小的，阴唇和小屁眼都呈粉

红色；而爱香的阴唇较厚，屁眼也较大，阴唇和屁眼都呈黑褐色，一看就知道被人操过多次。

我分别在德琴的小嫩尻和爱香的大肥尻上吸吮了一阵，说：「好久没吃妈的大骚尻了，味道好极了。」说着又把嘴贴在爱香的肥尻上。

爱香也呻吟道：「啊……好女婿，把妈的尻舔得美死了，妈的大尻已经很长时间没被人这么舔了，又流出来了……」说着，一股粘糊糊的

浪水涌了出来。

德琴催促道：「好姐夫，快点操人家一下吧，人家屁眼里痒得好难受啊！」

我说：「可是我还没吃完妈的淫穴呢！」

德琴央求道：「好姐夫，你先给我止止痒，再慢慢地舔妈嘛！」

我极不情愿地放开爱香的身体，仰躺在床上，说：「你自己来吧！」德琴爬上床，骑在我的身上，用手扶着已经勃起的鸡巴，塞进了自己

的屁眼里开始套动起来，「噗哧、噗哧」之声不绝于耳。

爱香也爬上床，骑在我的头上，使自己的穴正对着我的嘴，慢慢坐了下去。

德琴套动了一阵子，淫声浪语也就出来了：「好姐夫，你的鸡

巴真是又粗又长，捅得人家屁眼子得劲极了。」

我这时只觉得鸡巴上传来阵阵快感，不自觉地双手抱紧了爱香的大屁股，伸舌在丈母娘的黑红色的屁眼上舔了几下，又使劲地吸吮了几口

，吸得爱香浑身直抖才放开爱香。

我爬起来把德琴按在床上，双腿向两侧大大分开，用红红的大鸡巴头对准德琴的屁眼上处，一挺腰，「噗哧」一声就齐根插进去了，问道

：「小骚货，舒服吗？」

德琴一边扭动小屁股迎合抽插，一边说：

「好姐夫，你可真会操，最喜欢让

你操我屁眼了。操得人家屁眼里涨涨的，像有小虫在爬。」

好一会儿，德琴已经泄了三次阴精，我这时也觉得快感连连，双手用力抓住德琴的小细腰，鸡巴在屁眼里飞快地进出，我边操边道：「哎

哟，来了，射精了……」说着又猛地操了德琴几下，就趴在德琴身上一动不动了。

德琴只觉得我的鸡巴在屁眼里一挺一挺，一股一股的精液都打在自己的屁眼里上，身子一抖，晕了过去，瘫在那也一动不动了。

爱香德琴从我身上翻下来，我仰躺在床上，鸡巴已经缩小。爱香一手揉着自己的阴唇，一手分开德琴的双腿，打量着女儿那略有红肿的阴

部，说道：

「死大威，这么使劲，把我女儿的屁眼都给操肿了，你操我的时候怎么不这么卖力！」

说着趴在德琴的两腿间，张嘴含住了女儿的阴唇，

在屁眼和穴上吸吮了起来。

由于刚才我在德琴的屁眼里射了很多的精液，所以德琴的屁眼流出来的我的精液，爱香将嘴凑上去

，伸出舌头，在自己女儿的穴和屁眼舔了起来，将女儿屁眼里流出来的淫汤

浪液一口一口的吃了下去。

我躺在那儿望着爱香笑道：「好吃吗？」爱香咂咂嘴，说道：「好吃！就是有股菜油味」

我说：「那你也舔舔我的吧？」

爱香又爬到了我的身边，用嘴含住我的鸡巴吸吮了起来。一会儿，我的鸡巴又站立起来，我让爱香跪在床上，大屁股高高翘起，我跪在爱

香屁股后面，用手扶着长长的鸡巴对准爱香的穴插了进去抽动起来。

爱香身子被我操得一耸一耸的，嘴里哼哼叽叽的喊道：「哎呦！太舒服了……好哥哥……使劲操……把妹妹的穴操得舒舒服服的……再使

点劲，把鸡巴往妹妹的阴道深处捅。」

我用手在爱香右侧的屁股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说：「好香妹，你也夹得我好紧。」

这时德琴也醒了过来，学着我的声音说：

「好香妹，好肉麻哟！」爱香一听德琴这么一说，粉脸一红。我对德琴说：「不叫香妹叫什么？」

我一开始和妈妈操穴的时候就是这么叫的呢！「

德琴扭头对妈妈说：「妈，姐夫操你的时候是这么叫么？」爱香忸怩说道：

「叫什么不是叫啊，听的懂不就可以了么，这种事怎么好说。

「

我一听爱香不愿说，就抱住爱香的屁股使劲向前顶了几下，说：「你说不说？」说着又使劲顶了几下，顶得爱香张着嘴直喘粗气，呻吟道

：「好人……轻一点儿……人家说还不行吗？你姐夫每次操我的时候，都爱叫我小香。」

我不再说话，只是使劲操着爱香，二人之间发出操穴时那特有的「噗哧、噗哧」的声音，爱香也使劲地向后耸动屁股，使肉棒进入得更深

。

我边操着爱香，一边对德琴说：「德琴，你看你妈现在骚不骚？」德琴笑着爬过去，一手揉搓着母亲的两个大乳房，一手揉搓着母亲的阴

户道：「姐夫，你轻点操妈，你看你的大鸡巴那么长，那么粗，别把妈的屁给操坏了，操坏了你就没什么操了。」

我说：「还有你的小屁眼可以操嘛！」

德琴说：「我的屁眼今天不让你操了，刚才被你操肿了，你再把妈妈的穴和屁眼给操肿了，姐姐不在家，我看你操谁？！」

我笑道：「妈的大肥屁都让人操了二十多年了，还能操坏？就是操坏了，不还有你的嘴把妈的嘴呢吗，对还有妈的屁眼可以操啊」

爱香哼哼道：「你们两个就会笑话妈，我哪

有你们说的那么骚。」

德琴举起手掌说：「姐夫，你看我妈都流了这么多的淫液，弄得我一手都是水。」说着摊开手掌，果然手掌中湿乎乎的，我笑道：「德琴，那是妈妈太骚了。」说着使劲操了爱香两下，问道：「妈，你说是不是？」

爱香被我操得往前耸了两下，神智已有些不清，哼叽道：「哎呦，是……是……我太骚了。哎呦！舒服死了我了……好哥哥……再使点劲操……」边说边将屁股向后猛顶。

我也觉得快感来临，将自己的大鸡巴死命地往爱香的穴里操着。两人狂操了半天，我抱着爱香的腰将屁股猛耸了两下，便趴在爱香的背上不动了。

爱香只觉我的鸡巴一挺一挺地向自己的阴道深处射出一股一股的精液，自己同时也不禁浑身颤抖，快感传遍全身，只觉穴口一开，阴精狂泄而出。两人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双双瘫倒在床上，气喘嘘嘘地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二人歇了半天，才渐渐喘匀了气。三人躺在床上，德琴对爱香说：「妈，你今天的模样好骚啊！」爱香俏脸一红说：「还不是让你姐夫给操的，妈的便宜都让你姐夫给占去了。」

我笑着说：「我看你们娘俩都够骚的了。」

爱香白了我一眼说：「我们娘俩要是不骚，

你能操上吗？还说风凉话。」

我忙说：「香妹你别生气，以后你做我的大老婆，德芳做我的中老婆，德琴就做我的小老婆。」说着把手伸到爱香的两腿中间，用手在爱香的大肉穴中捅了几下，手指上已经沾满了淫水，再把手指向下摸到了爱香的屁眼上，爱香骚浪地打了我胸口一下说：「说话算数，恩，一言为定。」

德琴说：「我是处女呢，为什么我是小老婆啊」

岳母说：「谁让年纪小啊，年纪小只能做小老婆啊」

德琴撅着嘴说：「可是，我的屁眼和穴是最紧的啊，姐夫最喜欢了，是吧。」

我一听，着小丫头总是拿我说话，我道：「什么啊，屁眼和穴紧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我们都彼此相爱，对吗？何况以后每次操穴都是三个老婆一起操，不分大小的」

德琴这才放了心，对岳母道：「妈，这样还差不多。」

我边用手揉着爱香的屁眼边笑了笑说：「对了，妈，你屁眼是不是好多天没操啦？一会让我操一下吧！」说着手指头已经插进了爱香的屁

眼里：「你喜不喜一个操你的大肉屁，一个操你的小屁眼，好不好？」

爱香道：「你就一根鸡巴，怎么能同时操穴

和屁眼呢」

德琴说：「妈，是真的，我姐夫用鸡巴操你的穴，我用手指插你屁眼啊，或者我姐夫操你的屁眼，我插你的穴啊。」

爱香说：「还能这么玩啊，真不错。大威啊，最近小芳总是说你老是操她的屁眼，已经很长时间没操她的穴

了，害得她最近很辛苦，往后啊，你不能天天操我和德琴，也得多操一操你老婆的屁，别净操屁眼了。」

我说：「妈，你不知道，今天应该咱们四个一起操的，结果她出差了，小芳长得很漂亮，但她的屁已经很松了，还不如你的穴紧呢。小芳

的屁眼特别紧，操起来舒服。再说了，我前天还操她的穴了呢。对了，妈，咱们什么时候再一起操一次好不好？她最喜欢我一边操她屁眼，德琴一边舔她的穴了。

岳母说：「你操你你媳妇多少年了？你要是操我这么多年，你看我的穴不也得松松的了吗？你看德琴，才和你操了几次啊，屁眼现在就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德琴说：「妈，其实也不怪姐夫，我姐看我姐夫老是操我的屁眼，她也想让我姐夫操她屁眼，结果，被我姐夫一操屁眼，穴就肯定得少操了啊，你以为我姐夫有两根鸡巴呢啊。」

岳母道：「是这样啊，其实我也喜欢大威操

我的屁眼，但是我更喜欢大威操我的穴。好了，操穴怪累的，先睡会吧，睡醒了咱们再操一次。」

我们躺在床上睡去，醒过来之后，我等待着老婆的回来，举行结婚仪式，给德琴开苞，以后是大被同眠了